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7

門 口 12 號 卷

吉禮

祭先帝禮

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案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

大二百九七小二百十二
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爲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孫也虐災謂桀紂烈業也族猶類也

釋奠禮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事卒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

釋菜奠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樂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

愚案禮有釋奠釋菜孔穎達正義辨之詳矣周禮春官大胥職云舍菜文王世子云釋奠及行事必以幣是則舍菜以蘋藻釋奠以牲幣豈禮有輕重乎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故釋菜用於大學始教之時用於入學習舞之際用於立學興器之後皆專爲先聖先師之祭此其僅見於學宮政所以師事之也至若古之釋奠施於學者雖曰始立學者以之出征師還以之四時詩

書禮樂之官皆以之然或施之社廟施之祖禰大祝甸祝皆得而用不專於先聖先師而止此其雜見於羣祀乃所以神事之也是則釋奠禮固而釋菜禮實專焉苟徒舉釋奠而廢釋菜是使尊禮先聖先師之祀特與羣祀等耳愛禮者可無辨哉

祭樂祖禮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祭義祀先賢於西學

祭先農禮

詩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田祖先嗇也）豐年多黍多稌（止）降福孔皆（謂秋冬報也）大田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祭爟禮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祭祀則祭爟

愚案祭爟禮如祭爨謂祭祀先出火之人以報其爲明之功也然則有功於民者觀於此族必舉則先王制禮委曲詳備者益可見矣

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奧當爲爨字之誤）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祭先卜禮

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祭司民司祿禮

司民人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中于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大蜡禮

玉藻大蜡天子之祭也簉章國祭蜡則歐擊土鼓以息老物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祭百種以報嗇饗農及郵表畷禽獸迎貓迎虎祭坊與水庸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黃衣黃冠而祭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類禮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詛祝掌類造之祝號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男巫授號旁招以茅王制類乎上帝詩桓講武類禡也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止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造禮

大祝二曰造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王制天子將出造乎禰諸侯將出造乎禰

禬禮

大祝三曰禬詛祝掌禬禜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禜禮

大祝四曰禜詛祝掌禬禜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酺氏掌除蠱物以攻禜攻之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春秋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曰

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遂弗禁

愚案大祝六祈之中四曰禁此禁之有定名也凡人秬鬯之共而曰禁門此禁之有定所也參之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即此又見禁之無定時也至若春秋僖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三傳未始明以禁釋之及鄭氏釋周禮乃援是爲證安知春秋本文果爲禁祭否乎蓋禁之爲言禁也初無祠宇壇遺特爲藩蔀營域而祭之耳然此所謂門不過祭于國門之外耳非若祭法所謂祭國門與於七祀之一者也

學者察焉

攻禮

大祝五曰攻詛祝掌攻說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

說禮

大祝六曰說詛祝掌攻說之祝號男巫授號旁招以茅蔗庶民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

禱祠禮

小祝掌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女祝掌凡內禱祠之事小宗伯大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爲位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曲

禮曰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祭脯禮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

愚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族師則各掌其戒令政事而於斯讀法之時則察其六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歲終則會成以待大比是於學者日用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羣居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教養成就德藝交修是皆學術之有統道化之有歸也其所以致人材衆多風

俗美盛得無由哉

五祀禮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祭五祀則希冕小子掌祈于五祀案祈玄謂或爲刲用玉牲曰刲刲者豐禮之事也刲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曲禮大子祭五祀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則五祀者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祭之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
蓋夏殷時制也祭法七祀至一祀謂周制也愚案
儀法制度貴得兼賤賤不得兼貴而諸侯大夫適
士祀門行不得祀戶竈庶士庶人乃祀戶竈何邪況
曾子問篇祀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
祭則知五祀貴賤通得祭之無疑矣鄭氏凡不可
通者皆以爲殷周異制似臆度之辭耳且七祀三
祀二祀一祀皆不見於儀禮周官今姑缺之又案
血祭蓋以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色之帝
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
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

食此神焉少昊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
收食於金修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
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考之春秋昭公二十九
年左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
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
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
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
皞氏有四叔曰重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
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比其二祀也后土爲

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禮運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

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

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于九飯畢鄭注士九飯大夫十一飯案此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

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侑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禮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消常數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

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之後葬畢反哭以前靈
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者
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
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故攝主酳尸尸飲
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
止無獻佐食以下之爭郊社亦然王制云天地社
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郊社有常自啓
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
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反哭日相值則五祀辟其
日也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違越此紼而往赴
之故去殯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唯嘗禘宗

廟侯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

祭癘禮

祭法泰厲公厲族厲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儺禮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經禮補逸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吉禮

天子躬耕禮

月令仲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夫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祭義天子爲籍于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法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齊盛舍人以歲時縣種穜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樂記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覜土陽癉憤盈土氣

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
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
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植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
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敕監農
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
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
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
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賛王王
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
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

愚案易繫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
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卦之象
震動於內巽順於外聖人象其物宜立成器以爲
天下利維其動而順所以有益於民生也後世聖
人親載耒耜舉躬耕之禮蓋亦得於教耕利益之
義不忘本始之意也

諸侯躬耕禮

禮義曰諸侯爲籍百畝晁而青紘躬秉耒祭法諸侯
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后妃親蠶禮

內宰上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祭統曰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月令季春后妃齊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夫人親蠶禮

祭統曰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樂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祈年禮

豳章凡國祈年于田祖籥舞笙鼓以樂田畯月令祈來年于天宗詩雲漢篇祈年孔夯

祈麥禮

月令季春乃爲麥祈實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祈蠶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案陳氏澔鞠衣后服也后服此帥外内命服而蠶薦之於神告將服之以蠶也將耕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於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謂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此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

王居明堂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介（青陽左介大寢東堂北偏）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介（青陽右介東堂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介（明堂左介大寢南堂東偏）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介（明堂右介南堂西偏）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介（總章左介大寢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介（總章右介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介（玄堂左介北堂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介（玄堂右介北堂西偏）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閭門左扉立于門中（王藻）

愚案明堂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河圖之位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於時爲春陽其於色也爲青故春堂名曰青陽以木德王也相見乎離離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夏堂名曰明堂以火德王也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總聚相錯而成文章故秋堂名之以金德王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也其色玄萬物之所歸也故冬堂名之以水德王也左右之堂名介以其介於四隅也中央堂曰大廟大室猶河圖之中宮也四季十八日天子居焉以土德王也蓋以其爲大饗之所故曰大廟然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是萬物成

形於帝也饗帝而以父配之以人成形於父也故
季秋物成之時大饗於是焉至堂之覆以茅上圜
下方此法天地之象也宜有四戶八牖祕之爲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是倍河圖之數而各虛其一爲
中宮又與四時節候之氣數各有合也然則聖人
制器尚象動可爲憲於此推之可見矣○又案月
令載四時天子服器居處各異鄭康成指爲秦呂
不韋作蓋以篇中有謂大尉百縣三代無之且以
季秋受來歲之朝則建亥爲秦正遂治信之而不
究其爲何代之書也然以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
春之布德焚書滅學之時豈知仲春之舍菜此非

秦制明矣考之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六以十月
爲歲首而不韋已死於十二年則其誤亦可徵矣
要之太尉之官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舍
菜之典漢實有之以季秋受朝爲正則太初曆未
作之前漢儒作此書以記時王之政事或然也而
謂呂作初奚據哉因并釋之

天子告朔禮

王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
其中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諸侯告朔禮

王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春秋文公六年禮諸

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書雲禮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春秋公羊傳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開冰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冰掌事秋刷月令仲春天子鮮羔開冰春秋昭公四年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用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詩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愚案鑿冰之說見於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詩然自一至四繫以日自四至十繫以月論者謂言月爲夏正言日爲周正是則一詩之中兼言二正卒有未通愚意是詩必作於公劉居豳之日其後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特因其已成之詩以陳之如箕子陳禹之洪範九疇是也向使此詩作於周公則將與召公篤公劉詩言豳俗之事者皆係之雅而不係之豳矣證此則作於公劉居豳之日而豳國本有是歌不足疑也使作於公劉居豳之日則當夏之時用夏之正明矣又何周正之疑哉要之以月繫者其序人曆

而論以日言者其數以陽而論一之日者爲一陽之月二之日者二陽之月三之日四之日者三陽四陽之月彼以月言者則皆羣陰用事之月也四月六陽而又以月言者陽極則陰生已近乎陰之月也陰以月言陽以日言正猶繫傳雜卦始乾終史以見聖人崇陽抑陰之微意詩人之旨亦猶是也況首章於一之日二之日之下三之日四之日之上直間以何以卒歲之說是則二之日爲此歲之終三之日爲次歲之始且四之日獻羔祭韭與月令仲春鮮羔開冰之說合其事以夏正言者爲益信矣因通釋之

經禮補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凶禮

大喪禮

周禮大宰大喪贊贈玉含玉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命帥執事而治之膳夫大喪則不舉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庖人共喪紀之庶羞甸師喪事代王受眚裁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獻人凡喪紀共其魚之鱻薨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淩人大喪共夷槃冰

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幕人大喪共其帷幕帝綬掌次凡喪王則張帝三重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外府凡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內豎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內小臣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寺人若喪紀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內豎若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敛突者亦如之女御大喪掌沐浴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王府太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封人喪紀則飾其牛牲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牛人喪事共其奠牛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帷帝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廞車之役鄭長喪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稍人大喪帥廞車與其役以

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瀰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肆師大喪大瀰以鬯則令外内命婦序哭鬱人大喪之瀰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鬯人大喪之大瀰設斗共其鬱鬯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司服爲天王斬衰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世婦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奠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内宗大喪序哭者外宗大喪則序外内朝莫哭者家人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師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大司樂大喪涖斂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大師大喪帥瞽而斂作匶諡小師大喪與斂眡瞭大喪斂樂器笙師大喪斂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鎛師大喪斂其樂器奉而藏之籥師大喪斂其樂器奉而藏之典庸器大喪斂笱簴司干大喪斂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鬾瀰尸相飯賛斂徹奠小祝大喪賛瀰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喪祝掌大喪勸防之

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小史大喪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巾車大喪飾遣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嘯啓關陳車典路大喪則出路贊駕說車僕大喪廞革車司常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虎賁氏大喪守王門及葬從遣車而哭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祭僕大喪復于小廟御僕大喪持翣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司兵大喪廞五兵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稻人喪紀共其葦事大司寇大喪前王士師大喪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鄉士大喪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象胥大喪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檀弓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后喪禮

司服凡喪爲王后齊衰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小宰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受其含襚幣玉

之事內小臣喪紀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寺人若喪紀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典絲喪紀共其絲纊文之物女御后之喪持翣小司寇后之喪前王而辟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踶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世子喪禮

小司寇凡世子之喪前王而辟

職喪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遂士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服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諸侯飯七貝公七踊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

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櫝弓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夫人喪禮

雜記復夫人稅衣褕揮狄狄稅素沙下大夫以檀衣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喪大記士妻以稅衣

大夫喪禮

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雜記復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大夫飯五貝大夫五踊喪大記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卿大夫之疾君問之無筭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兌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卜子喪禮

雜記復內子以鞠衣褖衣素紗

復禮

曲禮復曰天子復矣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喪大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也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承衾哭尸禮

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主喪禮

喪大記有無後無無主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疎亦虞之

沐浴尸禮

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灑尸小祝贊灑喪大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

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
料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
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
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
垄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
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
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奠尸禮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士喪禮復者降楔齒綴即奠
脯醢與酒于尸東
愚案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
方斂斯席矣記禮者正之曰小斂之奠在西方魯
禮之末失也又案儀禮小斂奠無席大斂則有奠
席在饌北據此則小斂亦并無席矣然小斂之奠
設於東方者蓋以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孝子即
此設奠依神爲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襲斂禮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皆掌其陳序雜記子羔之襲
也褖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
玄冕一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
爵弁二玄冕一褖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君錦
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

綴旁三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檀弓子思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愚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然聖人制爲典禮豈直棺槨過於厚哉則凡含襚賵賻之禮衣衾絞紟之具亦必厚稱其制也故古者士襲衣三稱大夫五稱小斂尊卑通用十九稱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若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襲衣十一稱朝服一雖其襲數不同而所以欲厚庇之者非徒設飾也蓋以死者辟人之惡而凡保附其體者大抵不容踈略也降及後世僅有襲衣而大小斂之禮不行故襚禮亦從而廢彼薄視其親如司馬温公之議者豈少哉君子有不忍言也然則孝子之心如之何曰稱其有無之實盡其孝敬之誠斯可矣

小斂禮

大祝大喪贊斂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東序大夫士陳

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髽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小斂而徹帷雜記小斂大斂啓皆辯徧拜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大斂禮

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皆掌其陳序大祝贊斂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檀弓大斂於阼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東序五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君大夫士祭服無笄君褖衣褖衣大夫士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士猶小斂也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雜記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大斂皆辯拜

殯禮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 春 以椁加斧于

椁上畢塗屋喪大記君殯用輴攢至于上塗塗屋大夫殯以幬攢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檀弓殯於客位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雜記朝夕哭不帷

訃禮

雜記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於士亦曰某不禄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弔禮

喪人凡王弔臨共介喪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御僕掌庶民之弔勞司巫王弔則與巫前寺人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司服凡弔事弁絰服王制諸侯弔於

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檀弓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檀弓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齊侯襲莒莒子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人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

臨禮

凡人凡王弔臨共介凡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寺人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雜記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

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於其左東上孤降自作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曲禮入臨不翔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紵衣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春秋左傳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盟于皐鼬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

舍禮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王之事雜記含者執璧將命

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領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薤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檀弓郚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含穀梁傳貝玉曰含左傳文公五年王使榮叔來含且賵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

愚案含者何口實也實者何實以玉食之美也玉食者何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庶人以錢是也然則何以實之孝子事死如生不忍虛其親口之意也他日塗車芻靈之制亦猶是

不忘之心也夫安得不敬乎攷之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不同如此本注謂飯含也是即以飯爲含矣參之禮運曰飯腥穀梁氏謂貝玉曰含則二者雖皆爲口實而用則不同謂之飯含則可謂之飯含也則不可學者察焉

賻賵禮

職喪掌諸侯之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賛主人（有事謂賻賵之事）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目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

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擯將命子拜稽顙西南而坐委之宰執璧與珪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不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三纁廣尺長終幅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

襚禮

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晃服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晃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少儀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楚康王卒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定公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於雷下得其尸公三襚之公羊傳衣被曰襚

聞喪禮

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旣成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春秋昭公十五年公羊傳公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以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雜記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之鄉而哭

奔喪禮

禮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襲絰于序東即主人位絞帶哭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小記奔父之喪括髮袒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通言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雜記未服

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春秋宋公十五年邾子來奔喪（春秋奔喪於景始）

朝夕奠禮

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祖祭禮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遂御檀弓曰祖於庭

喪朝禮

喪祝及朝御柩乃奠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遣行禮

大史遣之日讀誄巾車大喪飾遣車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檀弓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儀禮商祝拂柩用功布瞻用儀禽檀弓將行遣而行之

道齎禮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葬禮

喪祝大喪及葬御柩出宮乃代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柩而治役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

族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及
空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
四隅歐方良喪人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校人大喪
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喪
藏樂器亦如之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喪
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
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土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
御棺用功布曲禮送葬不辟塗潦春秋左傳隱公元
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
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冢人凡祭墓爲尸
愚案古者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莫不有廟有
廟必有主故既葬也則作主而奉主以歸于廟歲
時祀之惟庶人無廟則祭之于寢禮無所謂墓祭
也後世大夫士家致重墓祭曾不以先王無制而
廢之者蓋以墓也者先人體魄之所藏也氣必
來依焉於是展省而祭之以致其孝之敬誠亦不
爲非禮也論者且惑於墓祭爲尸之文蓋是祭也
以初葬日既封爲親託體於此以冢人爲尸別令
有司舍奠以禮地神主人先反而視牲日中而虞

自是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而作主特祀於廟而非常祭于墓之有尸也明矣讀者察焉

會葬禮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不踰時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隱公元年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文公元年葬僖公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襄公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昭公十五年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定公十五年葬定公滕子來會葬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

天子虞禮

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公羊傳文公二年作主

諸侯虞禮

雜記諸侯七虞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

大夫虞禮

雜記曰大夫五虞又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

檀弓葬日虞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喪服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侯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雜記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妾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

士虞禮

雜記士三虞儀禮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

卒哭禮

檀弓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曲禮卒哭乃諱喪服小記報赴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雜記士三月卒哭大夫五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上大夫卒哭大牢下大夫卒哭少牢檀弓是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

祔禮

祔而作主

作主禮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羊傳虞主用喪練主用栗何氏注狀正方穿中央通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栗猶戰栗謹敬貌士虞禮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祫禘時別昭穆也

小祥禮

士虞禮期而小祥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鼏裳衡長袪袪裼之可也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

大祥禮

士虞禮又期而大祥檀弓祥而縞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之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王制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禫祭禮

士虞禮中月而禫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檀弓是月禫徙月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愚案禫而從御鄭注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

職事集說取杜說近是則非也古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既葬柱楣塗廬既練垩室既祥黝垩皆不御內及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始御內復寢參之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則御爲婦人之當御而非御職事明矣然則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夫加於人一等是禮過於人非先王之中制也陳注謂夫子美之恐未必然他日伯魚於出母之喪期而猶哭子路有姊之喪弗除夫子皆抑其過則過於人一等可正矣

並有喪禮

曾子問並有喪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道遇喪禮

檀弓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謚禮

大祝大喪帥瞽而廞謚大史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職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號謂謚號）

檀弓死謚周道也曲禮曰孤子當室不爲父作謚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

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取名之浮於行也

諰禮

大祝作六辭六曰諰大史遣之日讀諰凡喪事考焉

小史卿大夫之喪讀諰曾子問賤不諰貴幼不諰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諰之諸侯相諰非禮也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內公曰非其罪也遂諰之士之有諰自此始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

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顧命禮

書顧命康王之誥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或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去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太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胄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戕立于東垂一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出阼階隮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猷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載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

宗人同邦王荅拜大保受同祭嚌啐授宗人同拜王
荅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大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壞
奠皆載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
揖皆載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
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
報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

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須暨顧綏爾先公之
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
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
反喪服

經禮補逸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經禮補逸卷第六

凶禮

凶荒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遺人掌賓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膳夫大荒則

通志堂

不舉司服大荒素服大司樂大荒令弛縣典瑞珍主以恤凶荒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廩人掌九穀之數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掌客凡禮賓客凶荒殺禮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凡以神仕者以禬國之凶荒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駾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春秋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王制祭凶年不儉

愚案祭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此記禮者之言也孔子又曰凶年祀以下牲不同何哉蓋先王之祀制用有常不以歲之豐凶而易其禮此禮之循乎經也祀以下牲如凶年君膳則不舉服則布素樂則弛縣賓客則殺禮而以常祭之牲遞降而用者此又禮之通乎變也然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牲有降用而禮無貶損是則未嘗不同也

大札禮

大司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朝士若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膳夫大札則不舉司服大司樂大札令弛縣司市

國札喪則市無征掌客凡禮賓客札喪殺禮凡以神仕者以禬民之札喪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均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

告饑禮

春秋左傳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

請糴禮

春秋左傳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

歸粟禮

春秋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十五年晉又饑秦又饑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之粟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大災禮

膳夫大災則不舉司服大災素服大司樂大災令弛縣掌客凡禮賓客禍災殺禮小宗伯大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司巫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春秋左傳襄公九年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饗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大災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

孫登徙大龜使祝史祓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煽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儆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讓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汝而不在死子服京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幕鑾攸從之蒙葺公屋自

大廟始外内以俟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穀梁傳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召伯尊伯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左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出次祝幣史辭而禮焉

弔哉禮

小行人若國有哉則令哀弔之春秋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莊公十一年宋大災襄公三十年宋災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蘧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
澶淵爲宋災故以謀歸宋昭十八年許不弔災君子
知許之先亡也雜記慶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
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致禬禮

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春秋左傳昭公六年
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
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吳子使太宰嚭勞哀公二
十年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使楚隆告于吳王曰寡
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
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
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
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
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
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僖公二十三年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恤禮

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
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蓬
越使告于宋曰寡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

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其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襄公十四年衛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敢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唁禮

詩載馳歸唁衛侯春秋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公羊傳弔亡國曰唁弔失國曰弔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乾侯公羊傳昭公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餱糧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載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

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嘆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後學 成德 校訂

軍禮

振旅禮

書大禹謨禹誓師振旅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鐸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鐲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謂助王爲教令案春秋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太卜

帥執事涖戮主及軍器司戈盾軍旅授貳車戈盾建
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司弓矢凡師役頒
弓弩授兵甲之儀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大司徒大軍
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大僕凡軍旅贊
王鼓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
其衆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
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
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興路凡軍旅
以路從衝枚氏軍旅令衝枚禁啁呼歎鳴於國中者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幕人軍旅共其帷
幄帝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廬人凡師

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封人軍旅則飾其牛牲外
饗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委人軍旅共其委
積薪芻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小子凡師田
斬牲以左右徇陳牛人軍事共其犒牛凡軍旅行役
共其兵車之牛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檜禬之縣師
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
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
帥而至大司寇凡大軍旅涖戮于社士師大師帥其
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鄉士大軍旅
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舉

茇舍禮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禮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大閱禮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追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幣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旗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

羽爲旌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旞縣鄙建旐道車建旒游車載旌皆畫其象焉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愚案周禮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不廢武備中春教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夏教茇舍以辨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以辨旗物之用其他皆如振旅然其法略於三時而致備於中冬者爲農隙也故於是時簡車徒精器物屬旗鼓以教衆庶修戰法斬牲徇陳而訓誓之使耳目之衆莫不一心驟趨之節無有異習誅一庸慢甄一用命改易視聽以作其勇敢之氣而民趨勞如趨逸者蓋以其今之素教之善也今桓公乃大閱於烦暑之月不惟妨民失政之非而妄爲僭禮之舉是豈事上臨下之道先王教民之意哉故春秋特書之以垂戒焉耳

蒐田禮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致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

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小宗伯若大田則帥有司而儐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禂牲掌其祝號小宰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中車掌王之五路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田僕掌馭田路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校人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幕人田役共其帷幕幄帝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帝重案司几筵凡田役則設熊席右漆凡司常凡軍事建旌旗田亦如之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鼓人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司弓矢殺矢鏃矢用諸田獵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

珥焉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麝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鹽讀爲豔歆豔於利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麝卵詩吉日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虞令剌荒于田也春秋傳魯昭公八年蒐于紅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熱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旁逐下從奔之道也

愚案艾蘭以爲防以大艾草爲防營也置旃以爲轅門旃旗名謂植旗以爲門轅門是植車以爲門舍其五十步後表之中謂君表也覆纏質椹縶門闌也以毛裹纏質之上以爲門闌也流旁握握四寸謂車與門之廣狹相值差偏以寸則轠挂於縶驅而不得入矣車軌塵塵不出徹馬候蹄發足疾遲相應也案詩傳朱子謂葛作褐即裹纏質流旁握即閒容握文義相同攷之車之制具見於考工記輪人輿人之治御之名僅見於保氏五御之目是制莫難於車御莫難於人習莫難於戰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此故因田車之御以閱軍

旅之車習民於變爲戰之備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是也夫羣卒伍之衆局熊虎之氣三鼓振鐸當車徒驟趨禽獸流衎之時騎射驅逐之際苟御之不以其道勘失之寸則車挂馬潰駭而莫之爲射不及中而犯命之罰及之習之爲易乎噫御車節奏之法其難如此則夫御人之道又何如哉

逆驅之車也

苗田禮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饗礿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獲也下倣此之也綏旌旗之屬佐車即周禮

獮田禮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肆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春秋莊公八年春甲午治兵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也

狩田禮

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也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鼙司馬振鐸

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
鎛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詩車攻田車既好駕言行
狩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愚案郎非國內之狩故書地譏遠也

禷禮

太祝大師禷上帝詩皇矣篇是禷是禡王制天子將
出征類乎上帝
愚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爲師祭也師興征伐
類于上帝言禮以敬其事也

禡禮

大司馬有司表貉于陳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
祝號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王制禡
於所征之地詩皇矣是類是禡
案禡行師之祭也

宜禮

大祝大師宜于社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春秋左
傳受脤于社
愚案宜出兵祭社之名社所以神地道主陰先王
建國左祖右社大社在庫門之內右國社亦在公
宮之右皆尚陰也陰主殺故誓社而田因田而習
軍旅出征祭之稱其義也然征既宜于社而又類

于上帝造于祖禰何哉蓋生殺非王者所得私也類于上帝明奉天討也造于祖禰示受命于廟不敢自專也曰類曰宜曰造祭雖先後不同合周官王制泰誓言之其義各有攸當也

造禮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大師造于祖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

愚案造造而告之祭也告于祖禰告以道其事而致其敬也考之王制又曰受命于祖泰誓曰受命于文考此蓋因造告卜於廟受命于祖考而後征也

祭馬祖禮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庾人掌阜馬及祭馬祖詩吉日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案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禱祀而祈之也

祭先牧禮

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庾人祭閑之先牧

祭馬社禮

校人秋祭馬社臧僕

祭馬步禮

校人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大合軍禮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誓師禮

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止其克有勳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止予則孥戮汝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止其爾衆士懋戒哉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止罔有攸赦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止時哉不可失維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止惟克永世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止維予小子無良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止其于爾躬有戮

致師禮

環人掌致師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春秋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大獻禮

大祝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眡瞭賓射皆奏其鍾鼓愷獻亦如之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春秋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公二十八年五月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文公四年甯武子曰諸侯獻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成公二年晉侯使韓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舅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

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成公二年鄭皇戍如楚獻捷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獻俘于文宮

釋奠獻馘禮

大祝及軍歸反行舍奠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愚案訊者問其首惡馘者截其左耳夫執訊獲醜而反舍奠于先聖先師以是告之者蓋始出征受成于學今師還以武功告成于大德之地明不專恃乎威戮而必任之以德禮也昔僖公在鞫獻馘而國人以文武頌之者亦以此歟

大均禮

大宗伯大均之禮恤衆也大司馬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小司徒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歲上下書康誥昔君文武丕平富

大役禮

大宗伯大役之禮任衆也小司徒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

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縣士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春秋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大封禮

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之地司几筵凡封國王位設黼依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役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爲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三百畝再易之地家六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愚案大司徒論公侯伯子男之地各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參諸王制以田言孟子以班禄言蓋皆專主田禄此正周禮所謂食者也大抵周禮所載凡五等通以封疆言兼附庸在其内王制孟子凡三等專以田禄言附庸不在其列此所以有多寡之殊也嘗考周公之封於

魯太公之封於齊孟子所謂侯方百里也然魯頌有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此豈魯方百里所能容乎左傳有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夾輔周室賜我先君爵命東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此豈齊方百里所能容乎要之周之封爵惟杞宋爲上公齊魯爵皆侯侯之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封疆百里有奇正孟子王制所謂侯方百里魯頌所謂錫之土田者也其餘封疆迫三百里正魯頌所謂錫之附庸如魯有邾

葛嶺吏之類是已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周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大封告后土禮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君后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後學 戚德 校訂

通志堂

賓禮

朝禮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幕人凡朝覲共其帷幕幄帝綬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小臣朝覲沃王盥司几筵凡大朝覲王設位繅依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于王大史朝覲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三公北面東上孤

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愚案周官有三公三孤之官而周禮不言其職論者乃謂師氏保氏即大師大保鄉老二卿則公一人註則以爲三公豈知師氏保氏乃中下大夫之職且未聞以傅稱而鄉老公一人乃置地官之列屬然則三公居六卿之上而遽以是爲三公之師保可乎據今朝士司士所稱是則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也特以六卿而上兼公孤故不正言其職以繫六官之下爾參諸周書顧命曰召太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蓋當時之六卿而奭以大保言毛畢以公言是以卿兼公故以公稱餘三人者以卿而兼孤又可以類推也此不可不辯

大宗伯朝覲則爲上相大司寇凡朝覲前王大僕王視朝則正前位而退入亦如之射人朝覲作大夫介校人朝覲毛馬而頒之師幣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委人賓客共其芻薪小宗伯大賓客灌几筵築鬱禁祭果將鬱人掌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旄人凡賓客舞燕樂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則亦如之（餘人掌治備見燕饗賓客禮下）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上公之禮執桓圭九

十繅藉九十晃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晃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穀璧五寸繅藉五寸晃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

愚案大司馬曰九畿職方氏曰九服服言服事天子畿猶疆限之謂其方里則同也參之周官乃曰六服五服何邪葛氏註謂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程氏伯圭釋謂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不在其數二說皆未安案大行人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是知要服即蠻服也其曰五服一朝者要服而來朝者亦止五服蓋衛服不與其列其曰九服而來

之外聖人雖制之服令蕃國世一見而不必其來非若五服一歲至五歲各以所貢來見也考之武成止曰邦甸侯衛酒誥康王之誥止曰侯甸男采衛而燮東鎮蕃不與焉於康誥亦止曰侯甸男采衛而燮東鎮蕃不與焉於此不必辨其服之異而自得其說之同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

愚案大行人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而置司寇刑官之屬其稱名也不幾於雜乎徐考六官之中若此者衆如司士掌羣官之版正朝廷之位而屬司馬之類是已論者率謂六官互相聯屬故六屬互相參錯然也豈知聯屬者此固周官立法之善然參錯者則未必若是其不倫也又案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秋官自大司寇以下尚六十五人其職屬多寡不同初無是也要亦後之編録散帙者不免遽相差易故爾觀者察焉

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注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疏曰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一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

愚案天地位而尊卑定矣卑高陳而貴賤位矣王者首出庶物德配二儀其尊貴明矣而聖人所恃以爲天下者不獨恃其尊貴勢分也故於諸侯之卑其中同姓則有伯父叔父焉異姓則有伯舅叔舅焉有兄弟焉有婚姻焉於其來朝也逆勞眡館具備多儀篤以親親之恩接以主擯之禮而恩禮之間有莫知其德之感化之至雖雖乎尊貴勢分之閒哉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春朝所以異乎覲禮之受於朝其志也夫摯貢諸侯所以述職也今也親受之於朝其志重於器物者明尊賢之禮等也祭器天子所以事神也今焉用之於大饗其致敬於賓客者示神事

之禮同也若是者豈天子自示寡昧而忘其尊卑之分哉蓋以億兆歸命于一人未易遽化也治亂潛幾於一德而一德難乎遽孚也於是崇德率衆謙己下賢俾上之恩深下之報厚內外同獎於一心遠近咸歸於一德卒致垂拱成化享國永年而能保其尊貴者有由來矣此所以爲三代之至文

朝見之盛禮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受政任功曰予一人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案此擯者告天子之辭樂記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也凡自稱皆曰寡人

臣春秋隱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哀公二年夏
滕子來朝不來至
愚案春秋書朝三十有六始於滕薛終於滕子然
當時或受其朝禮而不報或累往不納而以歸厚
薄疏數之節不惟無合於先王殷聘世朝之儀而
諸侯於天子述職之典蓋缺如也經皆書而不削
以示強弱安危是非邪正爲後世鑒也

覲禮

大宗伯秋見曰覲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小行
人令諸侯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訝
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
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小司徒乃
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
輦辨其物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
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
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而見天子曰覲案秋覲一受之於廟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詩韓奕篇韓侯
圭入覲于王大雅韓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
諸侯賓至佃設庭燎詩韓奕篇韓侯入覲以其介圭
入覲于王覲禮諸侯辭于天子王曰伯父無事歸寧
乃邦
愚案此諸侯入辭而天子告之之辭也忠厚警戒

藹然見之參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其義同也

宗禮

大宗伯夏見曰宗大行人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以周知四國之治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義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踰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齊僕以宗遇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詩朝宗于海

禮

大宗伯冬見曰遇大行人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春秋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莊公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愚案古者諸侯朝覲于王不期而遇諸塗則舉相見之禮猶存恭肅之心若春秋書遇則皆惡其簡

禮之私而無合乎先王制禮之意也

時會禮

大宗伯時見曰會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大宗伯會同則爲上相大司馬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會同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射人會同作大夫介諸子凡會同作羣子從司士凡會同作士從小祝凡外内小會同亦如之虎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凡會則服而趨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亦如之典路凡會同以路從司戈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氏戈盾掌次諸侯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幕人凡會同共其帷幕帘綏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樸柝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外府凡會同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廩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遺人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校人凡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射鳥氏掌祭祀以弓矢歐鳥鳶凡會同亦如之戎右會同充革車司右凡會同共其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稍人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

鞏輦帥而至縣師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司弓矢凡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車之儀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大司寇凡會同前王小司寇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掌國之五禁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布憲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以諭九禁之難曲禮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哀公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愚案時會謂時見也發禁者凡諸侯有不順服王則合諸侯而發其禁令以行征討之事如九伐之法此先王時會之禮也春秋書會九十五始於潛終於黃池中間彼善於此僅有蕭魚之特筆餘皆非王事而私會殊非周官入會致事禁止不義之制矣故曰凡書會皆譏也

殷同禮

大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行人其禮俗政事之逆順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

周知天下之故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

政象

愚案周禮冬官久亡於象法之縣否無可考也餘四官皆縣象法而何獨宗伯略焉蓋冢宰司徒司馬司寇之所職曰治曰教曰政曰刑此皆親民之事故各縣象法以示之若宗伯所職曰禮曰樂率皆朝廷宗廟之事於民爲疎遠而且禮樂實本諸人心之和順非可以象求故略之無庸縣可也或曰治教政刑皆可縣象於一時而禮樂之器之文其爲品節制度此獨不可以一二象法示人而塗斯民耳目於無聞見之地邪曰六藝十二教之目禮樂具述其中而五禮六樂中和之教以防萬民之情僞者爲尤著是以禮樂示斯民之教者固已縣諸地官司徒之教法而宗伯則以朝廷宗廟之禮樂爲專職焉學者於此無徒事乎器物示人之麤迹而必求之人心之和順以推原聖人制作之微意則禮樂中和之教法不獨縣諸司徒而有得

於吾心之實者縣象昭昭矣因并釋之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

時聘禮

大宗伯時聘曰問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典瑞琬圭以結好掌

交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春秋隱公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愚案古者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有使問之聘詳見儀禮篇春秋諸侯朝禮不修間自相聘書於經者二十五始於弟年終於士鞅皆惡其挾邦交之私非時聘結好之禮故觀年之書法則可以推其餘矣

殷覜禮

大宗伯殷覜曰視大行人殷覜以除邦國之慝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三歲徧覜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妄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典瑞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琰

圭以除慝誦訓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土俗王巡守則先王車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

間問禮

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之禮再問再勞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之禮壹問壹勞諸男如諸子之禮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訓誦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諭之

贄貢禮

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衞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

將幣禮

大行人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諸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諸男如諸子之禮小行人凡諸侯入將幣爲承而擯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

饗食禮

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牢出入五積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牢出入四積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

饗禮五獻食禮五牢出入三積諸男如諸子之禮

錫命禮

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典命掌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書說命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止欽予時命其維有終微子之命王若曰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惟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蔡仲之命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畢命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罔命曰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寧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周易師九二王三錫命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韓奕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

貺之采蘩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愚案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敵王所饋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若書稱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詩稱王錫韓侯王命召虎之類是已若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之禮無是也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文公四年寧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懥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經禮補逸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經禮補逸卷第九

嘉禮

飲食禮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大僕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饗食掌事如大僕之法鍾師凡饗食奏燕樂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亦如之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饗食則亦如之文王世子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愚謂盛哉先王之禮也其本在於養性防欲其用

在於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使人之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者哉不放其邪心不驕奢淫佚蕩而莫之節則禍亂可息孝弟可行治教可興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備其[illegible]待其有事者其用則在乎視聽言動周旋揖遜之間而已然孝弟莫始於親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燕之之禮不得而廢則設其器備其物辨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於是而用之也是故莫尊乎君也君雖尊不以位加於父兄燕序必以齒者達乎孝弟之道也莫親乎

同姓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燕則族人世降一等焉凡燕之禮必主賓以備酬酢而族燕之賓主則異姓與膳宰爲之者篤親親之道也夫飲食口腹之欲也而必節之以禮則驕奢淫佚乎而無過也歌舞耳目之欲也而必和之以樂則言動揖遜易而無乖也莫不由親以篤乎恩有恩以著乎愛有愛以盡其禮盡其禮則言動視聽周旋揖遜之間不徒接乎耳目所以服習而安之者自得於養性防欲之幾也雖然不特宗族兄弟之親也遠而異姓諸侯之君臣以至於蠻貊夷狄之邦皆由是禮之行故人說而天下服矣人說而天下服則禍亂

何由作苟禍亂不作則孝弟行而治教興矣此乃
先王之所以爲燕也嗚呼於此可以觀其禮之盛矣
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註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綏恩也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大傳上治祖
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穆別之
以禮義人道竭矣
愚案此言繼祖收族之禮故有上治下治旁治之
道以正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也蓋合族以食使
之有所同而尊卑之禮一序以昭穆使之有所異
而親疎之義明如此則皆有禮義之別而人之道
盡於此矣抑嘗論之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

之後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本親父母爲期何
也蓋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降己親之服所
以明所後者之爲重而於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
收族不可以絶此聖人制禮之意也或謂爲人後
者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而使之無二
是未考於禮也蓋父母之服當降使明所後者重
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不當變則名可得
而易乎名不可得而易則期服雖除心喪三年禮
不可變也而謂輒可以絶其親乎不絶其親而能
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在
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

於外也雖然降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絶父母之名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其名之見於經未嘗易也經既不易則凡爲人後者生曰本親父母没曰考妣禮之正也愚故因昭穆之別特附其說于下以俟知禮者商確焉

詩棠棣篇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伐木篇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爾酒既清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冠禮

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禮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適子冠於作以著代也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內則二十而冠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

三加冠禮

郊特牲醮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始加之冠也周弁殷冔此三加之冠也夏收此論再加之冠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昏禮

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黨正凡黨之昏冠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愚案妻由判合故云判子者謂媵娣之類非聘之正故云入夫國之男女至衆也年月日名自成名以上皆書之及其判入又書日月以告君禮不幾於繁乎詎知先王之制所以厚男女之別正婚姻之禮者其馭人倫謹始之道至簡而要也夫自有別推而至於萬物安則禮始於謹夫婦者繫於國之男女況於南面天下之主哉是故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世皆知內而后妃有關雎之行外而羣

臣有二南之美而不知其謹始由於文王之身化也考之行露之詩野有死麕之作專言男女貞潔強暴不能侵陵彼乘約肆淫丈夫尚不能安其守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人徒見江漢之小國冤罝之野人莫不蒙化而善俗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又本諸先王教化之行禮制之謹有以致之也於此可以觀禮而得其要矣

曲禮故曰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曾子問娶

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問名禮

媒氏掌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納幣禮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曲禮非受幣不交不親郊特牲幣必誠辭無不腆

摯見禮

郊特牲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案執摯所以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表記無禮不

親迎禮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去聲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禮記哀公問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詩大明篇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韓奕篇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見舅姑禮

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修以見贄禮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郊特牲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見廟禮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禰成婦之義也

愚案禮舅姑存成婚明日婦見舅姑共盥饋之禮此成昏三月擇日祭禰者則舅姑已沒而婦見于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詩謂之子于歸易言歸妹是矣曰成婦之義者謂生既不獲共養于舅姑廟祭亦如生成盥

饋之禮明敬事之當完故曰成婦之義也考之昏義婦見舅姑贊醴婦婦祭腊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故曰成婦之禮也此雖存沒不同亦皆互文以見義耳然則見廟必待三月者父母既沒爲人子者謂婦之來以成絲麻布帛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其行也上以奉宗廟下以繼後世此又禮之重也職或不修有可去之事則不可以苟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婦之道而後廟告焉此亦致敬於其所事也

賓射禮

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大僕王射則贊弓矢小臣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鍾師凡射王奏騶虞鏄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如之眡瞭賓射皆奏其鍾鼓鼜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賓射亦如之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司常凡射共獲旌射人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禮記射義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祭侯禮

射人祭侯則爲位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書曰侯以明之

燕賓禮

樂記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貍首篇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愚案古者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見於易繫侯以明之載於虞書則射藝已見於黃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備於周也何哉鄉三物之爲教也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蓋蓄德植行而必播之以六藝射之所以爲藝而次于禮樂者有足以成人之德行而觀其用舍者也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以中選之多寡爲之慶讓蓋亦主乎習藝觀德之成而不專寓於禦侮克敵之備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

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則飾之以禮所以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士以采蘋采蘩此則飾之以樂又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還中禮而各不失其節之志也故明乎此則事功成而德行立矣事功成而德行立則暴亂不作則身安而國家可保矣學者於此念始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所事勉乎心之所得身之所存事之所習以趨乎進德之階窮理之地而不愧於爲男子者噫豈維射哉因并釋之

燕饗禮

大宗伯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邊人賓客之事共其薦脩之籩實醢人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醢人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外府凡賓客共其財用之幣齎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封人凡賓客則飾其牛牲牛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委人賓客共其芻薪澤虞凡賓客共澤物囿人凡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凡賓客共其瓜菰鼈人掌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服凡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典瑞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鍾師凡饗食奏燕樂旄人凡賓客舞燕樂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

食亦如之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饗食則亦如之
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賓饗亦如之鞮鞻氏
祭祀則歌而舞之燕亦如之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
設筍簴陳庸器饗食亦如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
有屬凡祭祀各建其旗賓客亦如之大司馬饗食羞
牲魚授其祭小司馬饗射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量
人凡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羊人凡賓客共其
法羊射鳥氏掌祭祀以弓矢歐鳥凡賓客亦如之
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射人賓客則作鄉大夫從
司士凡賓客作士從諸子凡賓客作羣子從旅貢氏
掌執戈盾凡賓客則服而趨大僕王燕飲則相其法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
孤卿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士師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飲
食之等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
脩食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
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
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車車秉有二十甚醯醢百有二十甕車
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有二車車秉有五藪車米眡死牢
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
大牢以及歸三饔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
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

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以足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三積皆眡飧牽一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鉶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苞醢醯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一饗一食一燕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詩湛露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彤弓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鹿鳴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春秋莊公四年夫人饗齊侯于祝丘

愚案春秋傳晉侯饗齊侯宋公饗晉侯楚子饗公小邾子郯子來朝公與之燕公饗宰周公范宣子饗晉六卿于蒲圃寧俞華耦來公與之燕至鄭伯饗王王饗晉侯經皆不書而書夫人饗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饔餼獻禮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饔餼飲食之等數上公之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及歸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

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視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

擯相禮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庿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庿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大僕王燕飲則相其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藻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國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

擯三讓而後傳命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送逆禮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司儀王燕凡諸侯相爲國主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逆三還再拜及將幣車逆拜辱再拜授幣賓拜送幣及出車送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及退拜送及將幣拜逆客辟授幣下出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凡四方之賓各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齊僕掌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聘義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逆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賜君親拜送于大門之内而廟受北面拜賜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勞禮

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司儀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二問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郊勞三辭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郊勞三辭及禮私面私獻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致饔餼如勞之禮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

還辟再拜稽首

致贈禮

司儀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聘義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愚案古者天子諸侯皆有朝聘之禮如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此天子所以撫諸侯之禮也春朝而圖天下之事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此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也至於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諸侯邦交之禮也禮若國君親往則大夫從王燕凡諸公相爲賓主國其擯相禮儀餼牢賜

獻各以其爵之等相待也聘事既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而遂有私面私獻之禮賓皆再拜稽首所以正交接之義也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者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饋於賓而還以執來之圭加以賄贈之禮也然則大夫從君聘而以己之私物覿見主國之君面見主國之卿大夫可乎夫執圭所以申信也將幣所以致敬也私以庭實充于諸侯之庭則不敬也不敬是無王矣夫既從君聘禮無外交也外交是二君矣此皆非禮也注者謂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覿之禮以申己之信其說悖矣夫從君而來與受命而

聘一也一乃專二乃辟也考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若相覿以貨是人臣以利交也人臣以利交則二者晉失矣二者苟失其不致於無禮奪亂者未之有也

賀慶禮

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小行人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脤膰禮

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饗食授祭大司馬饗食羞牲魚授其祭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

而受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春秋昭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公羊傳脤者何俎實也脤曰脤熟曰膰

愚案受脤于社是諸侯助祭而授俎實也非助祭則不授也如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奬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天王使石尚賜宜社之肉于魯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爲禮乎是故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

經禮附說

周禮一書果爲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文忠公

謂周禮可疑者二蘇潁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考之西漢志於周禮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秦之孝武

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倶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曜秦燄散帙之餘與漢儒編録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士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

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虩司稽胥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考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則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齊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撫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齊夫司商之數并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粲然溢著于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經禮補逸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曲禮上

納蘭 成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集說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劉氏曰篇首三句如曾子所貴乎道者三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竊案毋不敬者無時無處而不敬即中庸所謂戒慎恐懼兼動靜而言也惟敬故寂而靜之時儼然若有思而容爲德容感而動之時安然定其辭而言爲德言劉氏乃以動容貌三者強相配合失其

盲矣安者安重之意定者一定而不游移皆以辭言程子謂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可援爲此記之訓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集說〕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

竊案毋求勝毋求多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欲之事毋求多即與毋苟得相似財利者人所最易惑者也故再言之陳氏乃云求勝未必勝求多未必多却不免訓校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必多將不難爲之矣

立如齊〔集說〕疏曰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

竊案祭前有散齊致齊人皆知之不知祭時齊敬之容亦齊也故中庸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記立如齊乃祭時之齊非祭前之齊蓋祭前主祭者齊於適寢有坐亦有立祭時齊於廟中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時之齊爲法鄭氏謂立如齊齧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其義精矣孔氏亦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人之倚立雖不祭祀必須磬折屈身如祭時之齊也陳氏引疏文而改爲祭前誤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集說〕引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

服精者爲疏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今異姑姊妹是也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

竊案禮指五禮不特喪禮爲然疏以喪禮明之謂餘可類推耳集說惟引喪以釋之近陋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集說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忘敬

竊案孔氏云禮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過下

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永嘉周氏亦云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是不知上下之分也然細繹不踰節之義殆專爲犯上越分而言乃集說反謂踰節則招辱一似所謂恭過於禮者失之遠矣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集說引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即其事也

竊案黃氏玉巖日錄云記者兩舉禮聞似不專明一事注當云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故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又曰取於人若伊尹之三聘於成湯傅說之爰立於高宗之類取人若韓愈之三上相書張師德之兩及相門之類

泣官行法〔集說〕分職以泣官謹守以行法

竊案泣官行法泣官府之事而行其法也今以分職謹守分屬殊無意義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集說〕禽者鳥獸之通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竊案此本孔疏也然周禮禽作六摯易從禽失前禽及月令戮禽皆省文單舉非與飛鳥對舉者也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走謂之獸故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然則以走獸對飛鳥其稱不易矣此記鸚鵡曰飛鳥猩猩自當曰走獸盧植本正作走獸可正俗本之訛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集說〕大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足及人其次三王之世

竊案魏志博士馬貽云大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先儒之說大抵如此而集說仍之不如長樂劉氏所云大上者致極之稱全德之人自得而已繫其人不繫其時爲得解且二帝之時如館甥饗舜迭

爲賓主羣后四朝則五年一巡守以荅之安在其無施報邪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集說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竊案負販恐當作一事鬻販之人背毎有所負不必有事力事利之分

戶外有二屨集說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于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并戶內一屨爲三人矣

竊案此本熊氏說也禮賓主敵體則二屨在戶外鄉飲酒云賓主皆降脫屨于堂下是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此記云戶外有二屨不言戶內有一屨則室內只二人明矣何以知其必有長者一人而共爲三人乎或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若二人在內聞言則入是離坐而往參之故知必三人也曰禮所謂離坐毋往參者謂同在室內坐各有位見人有兩兩並坐者而往參之恐干人之私故君子戒之非謂戶內有二人在外者聞言亦不得入也

拾級聚足集說拾級涉階之級也

竊案此本鄭氏說也鄭氏注投壺云拾更也此注又云拾當爲涉一字不宜有二訓呂氏曰拾更也

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踊者拾踊皆更爲之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其說甚善陳氏何舍之而取鄭乎

奉席如橋衡〔集說〕如橋之高如衡之平

竊案橋衡從注疏作一事爲是鄭氏曰橫奉之今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樘樟衡上低昂孔氏疏之曰所奉席之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言如有則實無首尾也若集說則橋作橋梁之橋衡作權衡之衡分爲二事矣不知古人但有杠梁之

目如徒杠輿梁淇梁澤梁無逝我梁造舟爲梁之類未有以梁爲橋者紂之鉅橋蓋積粟之倉而非橋梁也足知橋謂樘樟衡謂樘樟橫於井上古衡橫字通用非必權衡而後謂之衡也

席間廿丈〔集說〕疏曰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

竊案文王世子云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共一丈間猶容也廿亦容也故鄭氏注此記云容丈足以指畫注世子云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廿丈也孔氏亦云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

未嘗云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蓋曰函曰間但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并兩席計之共成一丈也陳氏改之非其質矣或曰丈王肅作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杖其義亦通

容毋怍〔集說〕劉氏曰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

竊案怍者愧赧不安之貌如劉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郎吏之比非謂有失而可愧怍故鄭氏云怍顏色變孔氏云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集說〕古者席地而坦豆在其前

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

竊案孔疏云虛坐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坦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其說可謂明暢陳氏不分解虛坐食坐但云古者席地而坦豆在其前即繼之云盡後謙也似謙不敢近食矣不亦混而無辨乎此類甚多姑舉一以例之

冠毋免〔集說〕免音問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

竊案禮固有喪冠曰免者檀弓免焉五世袒免是也人情惡凶好吉非當吉之時而吉冠者有之矣未有非當喪之時而喪冠者也何必著之禮文以垂戒乎鄭氏曰免去也孔氏云免脫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脫也豈不直捷而好爲改作乎若程氏演繁露謂喪無免制而凡記中言免者皆作免去之免則又非矣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集說〕卜其吉凶

竊案此承上文取妻不取同姓而言則卜者卜其是同姓與否故鄭注無文從可知也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失經旨矣陳氏從之何耶或謂卜而同姓則凶異姓則吉此亦爲先儒文過之辭

賀取妻者〔集說〕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竊案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故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俗人稱賀失禮意矣記者將以先王之典示後世豈可苟徇俗稱陳氏既不能正其失柰何又從爲之辭

葱渫處末〔集說〕渫烝葱

竊案此鄭注也郝氏敬曰葱渫處末渫與湫通作泄易云井湫不食古字借作屑內則屑薑與桂士

喪禮云壅三醯醢屑是也而注曰烝葱非矣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集說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

竊案此注非不是而興辭之故則未能深明也凡飲食之禮臣於君則降食於堂下公食大夫禮云賓左擁簋粱右執湆以降是也若賓主相敵無欲降之理公食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是也惟大夫於卿則欲降而不降此記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鄭注謂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是也陳氏但言不敢當主賓之禮而不深明其故則所謂致辭於主人者何爲

乎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集說不櫛不爲飾也

竊案儀禮疾者齊養者皆齊通冠與未冠者而言也此記所陳養父母疾之法皆齊之事亦兼有童子在內非獨冠者爲然不櫛止言冠者以別於童子也故方氏曰冠者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無冠不櫛則不可集說不爲分疏則下文行不翔云云似專屬冠者而童子不與失其義矣

言不惰集說不惰不及他事也疏謂惰訛不正之言竊案不及他事本藍田呂氏之說鄭氏謂憂不在私好疏以爲惰者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鄭云不

私好謂華好也要之不惰祇是憂勤而不懈惰非但不及他事及爲華好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集說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竊案此記水潦降與左傳水潦方降同謂天降下水潦非水涸也惟水潦盛昌則魚鼈豐足不必獻之以饒益其多故鄭注云不饒多也集說反謂水涸而魚鼈多失記意矣然盧植庾蔚孔穎達等並以爲天降水潦魚鼈難得則又誤解鄭注不饒多之意

獻鳥者佛其首集說佛謂捩轉其首

竊案此王肅之說不如鄭注爲長鄭氏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恐其喙害人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集說呂氏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非民所得有而此云獻者或上所賜予可爲己有者如采地之屬故可獻歟

竊案先王之世田皆公田宅皆公宅臣民固不得私相獻遺即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己可擅以予人者此蓋周末亂世之禮漢儒雜採而記之耳黃氏曰錄曰春秋譏以枋易許爲無君親也呂氏言采地可獻何居

進矛戟者前其鐏集說疏曰鐏如矛戟柄尾平底

竊案鄭注平厎曰鐓取其鐓也孔疏之曰鐓爲矛戟柄尾平厎如鐓柄下也今集說改云鐓如矛戟柄尾平厎恐誤

執禽者左首〔集說〕禽鳥也

竊案此執禽之禽與前獻鳥之鳥不同即周禮所謂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鶩工商雞是也故下文繼之云飾羔鴈者以續不可專以鳥釋之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即執禽左首之謂也

毀瘠不形〔集說〕疏曰居喪許羸瘦不許骨露見骨爲形之主故謂骨爲形

竊案鄭氏云形謂骨見故疏云不許骨露見蓋皆以見訓形非以骨訓形也而陳氏又云骨爲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何歟

急繕其怒〔集說〕呂氏曰急迫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

竊案左傳征繕以輔孺子杜氏云繕治也莊子繕性亦訓爲治故柳子厚詩云繕性何由熟此急繕其怒謂以四宿捐正四方又標招搖其中而舉之於上使戎陣整肅急治士卒之怒以同敵王愾耳鄭氏讀繕作勁呂氏不從謂繕修也得其義矣集說采呂氏之說而削繕字之訓不知何意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集說〕大夫則諱其先君也

竊案公諱謂公家之諱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之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而國有二上矣故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謂無大夫私家之諱也註疏甚明陳氏諱大夫先君之說非是

臨文不諱（集說）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

竊案臨文不諱鄭氏云爲其失事正孔氏引何胤之說謂臨文行事時也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此集說取以爲解者也然經意實不然蓋謂爲文章時不避君親之諱耳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邦其昌周公作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孔子作春秋書同盟書壬申書黑肱書庚午書宋公之類是也陸菊隱元輔曰唐人最嚴於諱以世爲代以民爲人以治爲理而昌黎作文獨不諱凡遇世治等字皆正言之深合禮意

大功小功不諱（集說）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竊案集說所云尚有當詳辨者案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在父爲王父母者在子則爲曾祖父母其服小功在父爲世父叔父姑者在子爲從祖祖姑其服亦小功在父爲姊妹者在子爲姑其服期與大功子與父

同諱則大功小功皆有所諱也何以曲禮云不諱
蓋諱者以父之諱而諱之不諱者不與父同諱者
也故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
諱則亦諱之集說初無分晰不免疏漏矣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集說〕甲丙戊庚壬爲剛乙
丁己辛癸爲柔先儒以外事爲治兵然巡守朝聘盟
會之類皆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是

竊案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以治兵致祭皆
稱有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
之祭是矣故鄭注惟以甲午治兵徵剛日又案春
秋壬午大閱是治兵皆以剛日可見矣春正月己
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八
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祭宗廟皆以柔日
可見矣集說乃以巡守朝聘盟會之類皆爲外事
冠昏之禮皆爲內事似覺非是陸菊隱曰隱公夏
五月辛酉會齊侯盟于艾九月辛卯及莒人盟于
浮來桓公夏四月丁未及鄭伯盟于越其他盟會
用柔日當不可勝數故先儒但以兵祭言之必有
所據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集說〕
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
筮者曰欲問遠某日此大夫禮士賤職褻時至事暇

可以祭則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曰用近某日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卜筮吉日以行內外事者非只謂大夫士也非但謂卜日行祭也觀上文言內事外事下文言喪事吉事可見矣又十日謂之旬一月有上中下旬筮來月上旬而後謂旬之外也旬何必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而後謂旬之外也疏家謬矣

皆與此同

竊案黃氏日錄云案凡卜筮曰謂天子諸侯大夫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集說〕為字去聲讀為卜吉日故曰為日

竊案馬氏云布席謂之為席擇日謂之為日以其有所為故也作平聲讀為是注疏亦然

定猶與也〔集說〕疏曰說文猶獸名與亦獸名二物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謂之猶與

竊案說文云猶獲屬豫象之大者而與與豫通故疏以為二獸然爾雅但有猶名離騷云心猶豫而狐疑亦以猶豫對言未嘗謂豫為獸也蓋猶獸多疑慮健登木每聞人聲輒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隴西又謂犬子為猶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至又反而迎候故凡遲疑不決者為猶豫是也至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鄰則與儼兮煥兮云云並舉註家并不作獸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集說御讀爲迓
也

竊案詩召南百兩御之春秋傳跋者御跋者眇者
御眇者皆迓也故鄭氏謂御當爲迓而陳氏本之
然上文皆言乘車之禮而此類記之則御當如字
讀張子曰御謂御車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
者當親御之方氏曰自御爲之僕也其說允矣

國中以策彗邮勿驅塵不出軌集說彗音遂邮蘇沒
反勿音沒引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
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微近馬體搔摩之邮

勿搔摩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

竊案此節當以國中以策彗邮爲句勿驅爲句塵
不出軌爲句策馬杖也彗埽之也邮與恤同撫邮
之意蓋車行國中宜徐不宜疾故但以馬策埽馬
背若有不忍鞭箠而撫邮之意此之謂以策彗
邮勿驅者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塵不出軌者馬
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陳氏沿注疏之說
誤矣然孔疏猶驅字句絕今人讀屬下句其誤加
甚焉可言驅塵安可言驅乎是以郝氏深非之與
旋添竹帚馬上何從得此蓋用策如用彗但搔摩

之而不加鞭撫鄙之而不必驅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一